

风把云吹出一道缝隙，阳光打在草原上，一只高原鼠兔从绿草间探出身体张望，在它目光所及的地方，切阳什姐在赶着牛群。

这只鼠兔无从知道，它眼中这个放牧的身影，在地球的另一端，创造出怎样的历史。它也不知道，它身下的这片土地，曾在历史的选择中见证过怎样的风云变幻，又如何时代的机遇下焕发新生。

“运动能改变命运”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这片草原上，有两种小花，金色的叫金露梅，银色的是银露梅，整片草原因此得名“金银滩”。有漫长的几十年，“金银滩”并未出现在新中国的地图上，而被称为“国营221厂”，因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在这里研制成功，后来又得名“原子城”。而更早的年代，王洛宾在此采风，创作出传世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是这片草原的浪漫底色。

切阳什姐就出生在北海州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村的一户牧民家中，大家喜欢叫她切阳。2012年在伦敦，她首次参加奥运会就取得女子20公里竞走第三名；而随着前两名成绩被取消，她在十年后递补为第一名，成为中国第一位藏族奥运冠军。

切阳小时候的生活，就是“上午上山去放牛，下午上山再把牛赶下来”。这个场景在她的记忆中始终鲜活，“要是没有选择体育的话，我应该会在牧区吧”。

在学运会展露出的天赋，让她的脚下从牧场变成了训练场。她从西海民族寄宿制学校跑到海北州少年儿童业余体校，又跑到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随着长跑改成竞走，她“走”到北京，“走”到伦敦，或许还会走向巴黎。

“确实不知道，运动能改变命运。”切阳说。2022年，31岁的她又成为首位在单届田径世锦赛上赢得两枚奖牌的中国选手。这片土地孕育的“两弹一星”精神写道：“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正如切阳这十几年。

回家的日子，切阳发现，更多牧区的小孩因为她，走上了体育的道路。

“我记得以前国家队就我一个藏族的，现在有更多的藏族运动员了。”切阳说，“这里还有人说，我女儿或者是我儿子，是因为你才选择体育的……就觉得所有的坚持都值得。”

切阳说，其实她很羡慕现在的运动员。她在这里的业余体校训练时，跑步就在州府西海镇的土路上，而现在，体校搬到了更开阔的地方，有“各种场地、各种器材”。随着从这里走出去的切阳、曹莱捷、仁青东知布在全国比赛中摘金夺银，学校知名度逐渐打响。业余体校的牌子保留下来，同时成为海北州群众体育指导服务中心。

而切阳曾经跑过的地方成了焕然一新的西海镇居民文体活动广场，镇上的群众都爱来这里锻炼。气候最舒适的七八月间，中心会在这里组织拔河、跳绳、篮球等群众比赛。见证了切阳命运转折的这片广场，如今承载起更多人的健康与快乐。

风起金银滩

昔日『原子城』有了新动力新憧憬

“美丽壮大的地方”

离文体活动广场不远，有一片公园，一座纪念碑矗立在绿树间。上面的一行大字，离得老远也看得真切：“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小的时候我们也不懂原子城，后来慢慢长大了，才知道(这里)造了我们中国的原子弹，也造了这个氢弹。”坐在海晏县哈勒景蒙古族乡查库太牧场的家里，年过六旬的牧民才仁回忆道，“我们这个地方怎么说……我普通话表达不出来，就是一个美丽壮大的地方。”

才仁家的客厅，摆满了赛马的奖杯和奖状。用才仁的话说，他在马背上的生活，“从六七岁就开始了”，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已经是有名的骑手。

奖杯之间，还摆着他去许多地方的旅游纪念。才仁说，现在肉价好，牧民还能拿到生态补助，手头宽裕了，喜欢出去看看，他也喜欢游客来青海。“就骑自行车啊，骑马啊，啥也要积极试试看一下。”

骑马是爱好，也是生活必需。在牧区，放牧靠骑马，而从牧区的家到县城的家，主要是开车，路上还会经过一块切阳什姐公益广告牌子。才仁说，切阳“了不起”，她的项目竞走也让他感到亲切，和他练的走马很像，“步子稍微乱一下就不行，取消比赛资格的！”

比赛对马背上的人来说，是天大的事。才仁是当地赛马协会的会长，不时要面对牧民们热切的询问，“赛马会啥时候搞？运动会啥时候搞？”条件差时是这样，现在条件好了更是这样。才仁说，以前随便搞一块草地，插几个旗子就是赛场。现在哪里都有体育场，“把标语一贴，开始比赛就对了”。

去年海晏县的一场比赛，参赛马匹一再增加，三四十人把整个台子坐满了，“各乡镇谁都想拿个冠军”。第一名奖金8000块钱，但“奖金无所谓，主要就是为了荣誉，再一个就是为了锻炼身体”。他说：“体育一个好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好，不光是要搞好学习，体育方面还要加强锻炼。”

才仁喜欢很多体育运动，最喜欢看的是篮球。他甚至搬了一个标准的篮球架，放在牧场屋外的草地上。家里的小辈们特别喜欢，会在那里投篮练球。篮球弹筐而出，滚下开满野花的山坡，滚过拴在一边吃草的白马。

“在家门口改变自己的生活”

才仁家牧场的西边，以万年为单位的地质运动为青藏高原留下一颗夺目的蓝宝石。在青海湖边，洛桑尖措常哼起《在那遥远的地方》。

2002年，青海旅游收入不足10亿元，

游客100多万人次；20年间，这两个数字变成了349.9亿元和3973.42万人次。许多人都是为青海湖而来，而20年间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举办，如才仁所说，让很多人萌发了体验环湖骑行的念头。他们到达青海时，首先见到的，可能是洛桑尖措基地的接站员。

对于这些车友，洛桑和朋友创立的环青海湖自行车旅游综合服务基地提供一站式服务：接站，租车，骑行的食宿与保障，直到送站。

洛桑当然也是马背上长大的。不过他关于骑马的记忆并不都畅快。他幼时读书的课堂，曾是草原上的一个帐篷，骑马过去要两个多小时。有一次惊马把洛桑摔了下来，他勉强趴在马背上才回到家。

从空中俯瞰221厂旧址，能看到醒目的大字：“伟大的人民万岁”。为了这项事业，这里的牧民有的搬离，有的留下成为221厂的牧工，后者就包括洛桑的父母。后来221厂在这里建立了矿区第四小学，“马背上的学校”成为历史。

因为家境清贫，为保证弟弟能一直读书，洛桑曾退学去广州闯荡。回青海的火车上，他看到省艺术学校的招生简章，去考了声乐系，成为一名歌手。他参加了星光大道，又出国演出；无论到哪里，他都会唱起《在那遥远

的地方》。洛桑敏锐地感觉到，歌里的家乡，有了新的变化。环湖赛“越来越热、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下决心创业。他们创立了环湖骑行服务基地，很快带动了当地几十家骑行俱乐部。他的企业办得很有声色，还成为当地两家扶贫龙头企业之一，资助了不少孩子。

“我想让家里人过好，让身边的人过好，再后来我就想，我们家乡的老百姓，能带动他们是最好。”洛桑说。

从天降大任的221厂到土生土长的环湖赛，从走进草原的王洛宾到走出草原的切阳，时代的召唤，自己的奋斗，让包括洛桑在内的普通人，有了实现这种梦想的机会。

“我们就在家门口，改变自己的生活。”这句话，洛桑说得格外有力。

微风在毛皮上理出纹路，鼠兔咀嚼着绿草的清香。生生不息的它们，或许有一只曾在草丛间见过卓玛轻轻抽向王洛宾的马鞭，也曾有一只惊讶于221厂的活动给地皮带来的震颤。如今的它们，则更习惯于草原边路上飞驰而过的自行车轮，或是牧民手机里比赛直播的声音。这片草原有了新的动力和新的憧憬，而这里的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努力一如既往地，像万年不变、吹过金银滩的风。

(执笔记者：郑直；参与记者：树文、沈桐、吴俊宽、李琳海、张龙) 新华社北京电

(上接1版)

信心!真招实干勇于挑大梁

全球首架交付市场的C919在上海迎来癸卯兔年首飞，100小时验证飞行再添新航点；远海汽车船公司的“中远腾飞”轮满载3968台中国制造新车从上海南港码头缓缓驶离，驶向土耳其代林杰港和意大利沃诺港，汽车出口市场行情持续走高……

上海新春的正确打开方式，千字当头！1月29日，上海市发布《上海市提信心扩需求稳增长促发展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用真金白银、真招实干，为稳经济固本培元、强筋壮骨。

“要点”都是“关切点”。6月底前置换购买纯电动汽车的给予每辆车1万元财政补贴，发放文旅、体育、餐饮、零售等专项消费券、购买绿色智能家电给予支付额10%、最高1000元一次性补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贴费……《行动方案》瞄准关切点、薄弱点、爆发点精准发力。

得益于上海市税务局利用大数据“政策找人”，研发生产高性能复合材料的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去年获得增值税留抵退税600万元。企业财务负责人王春竹说：“留抵退税快速到账，盘活现金流，让我们更有信心全力攻坚关键技术的创新研发。”


“起跑”便是“加速跑”。2023年首月未滿，上海已签约重点产业项目160多个、总投资1000亿元、新开工重点产业项目60多个、总投资超700亿元。

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元宇宙、智能终端四大新赛道潜力无限。上海比亚迪公司经理严军说，基于智能场景的深化应用以及智能工厂的打造，上海比亚迪的发展韧性更加强劲，企业产品研发周期缩短25%，生产效率提升18%，产品不良率降低27%。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阮青表示，2023年，上海将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设定为增长5%左右，总规模迈上一万亿元新台阶。其中，重大项目进一步发挥牵引作用，全年安排正式项目191项、预备项目48项，计划总投资2150亿元，比上年投资计划数增长7.5%。

把“施工图”变为“实景图”，向着春光赶路。锚定更高质量发展，上海舵稳帆劲。

(本报记者姚玉洁、贾远琨、何欣荣、桑彤、龚爱)



新华视点

骗资金建寺庙、干扰基层政权工作、自封“活佛”并裹挟村民参加迷信活动……云南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在对罗廷才的家进行搜查时，竟找不到一本马列著作，佛经却很多，而且家里还供奉佛龕

骗资金建寺庙、干扰基层政权工作、自封“活佛”并裹挟村民参加迷信活动……2022年9月，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原党组成员、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机关原纪检组组长罗廷才被开除党籍，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2023年1月29日，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罗廷才案，择期宣判。罗廷才案深刻警示，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须臾不可放松。

非法骗取农资 大搞封建迷信

罗廷才在退休5年后被群众举报，于2022年2月被云南省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经云南省纪委监委查明，2013年至2018年，罗廷才利用职务影响，以建设家乡基础设施为由，向税务、财政、国企等多个部门和单位申报扶贫助农专项资金共计566万余元，擅自改变资金用途，违规在其家乡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古林箐乡瓢厂村建盖寺庙并从事违法活动。

经查，自2013年6月起，在没有报批的情况下，罗廷才私自指使时任瓢厂村村民小组长的何某某、施工老板洪某某以及多名村民挖山破土，占用集体土地，先是建了寓意“九五至尊”的九层云海塔，后又扩建了云海寺，摆放了十三尊佛像，2018年6月正式对社会开放。

其间，罗廷才多次给时任古林箐乡党委书记和乡长的王某某、庄某某等人打招呼，要求把他协调到的资金全都用在云海寺建设工程上。为推进云海寺建设，罗廷才于2016年到瓢厂村召开群众大会，鼓动大家选举其亲信何某某担任村民小组长，让本来高票当选村民小组长的孔某某改当会计。

因无法审批手续，马关县民宗部门多次要求关闭清理云海寺，但都遭到罗廷才的抵制，他甚至不顾民宗干部的阻止，在深夜偷偷组织开光仪式。

为了将云海寺合法化，罗廷才组织12名村民到昆明某著名寺院参加“三皈依”培训项目，并让该寺住持为每个村民办理了皈依证，他自己也办理了皈依证，取法号“本智”。另外，他安排村民向马关县民宗局递交皈依证和相关申报材料，以“村里有一定数量的信教群众”为由，申请将云海寺批准为临时宗教场所。马关县民宗局走访发现，瓢厂村无信奉佛教人员，已办理皈依证的村民自身并不信佛教，因此拒绝了这一申请。

云海寺建成后，罗廷才还组织14户出资农户通过售卖香火、收取功德金等方式敛财，引发当地广大群众反对。2019年6月，马关县政府将云海寺关闭清理。

此外，记者了解到，罗廷才还存在串通对抗组织审查，违规参加合作社侵占群众利益等违纪违法行为。

背后原因值得深省

罗廷才1976年入伍，在部队上入党、提干。1991年退役后进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曾任云南省审计厅党组成员、省纪委监委驻省审计厅纪检组组长，以及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党组成员、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组组长。2017年1月从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巡视员任上退休。

罗廷才在军队成长，大半生从事法律、审计、纪检工作，本该是遵纪守法、心怀正道的模范，但最终却走上歪路，晚节不保。其案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省：

——错误思想作祟，理想信念崩塌。

云南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在对罗廷才的家进行搜查时，竟找不到一本马列著作，佛经却很多，而且家里还供奉佛龕。

据罗廷才供述，随着年龄增长和职务升迁，他渐渐有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逐渐放松了对个人的要求。他在忏悔录中写道：“在精神迷茫时，我不再去找组织谈心，而是选择去寺庙坐坐，听那些和尚讲一些佛教和鬼神方面的谈说。渐渐地我把马列主义抛之脑后，开始迷恋封建迷信，一心只想建塔修庙，保佑子孙后代，让自己死后灵魂有安放之处。”

——政绩观错乱，官德不修。

罗廷才自恃位高权重，作风霸道，狂妄自大。据其供述，他在云南省审计厅分管人事和纪检工作，掌握着“两把刀”，只要他提出资金申请，没有哪个单位和部门会不给面子。他认为，在偏远的家乡建一座雄伟的寺庙，是一种政绩，彰显出个人能力，可以留名千古。

瓢厂村原村民小组长高某某说，罗廷才自封是瓢厂村云海寺十三尊佛之外的第十四尊“活佛”，要求村民们对他言听计从。还对村民吹嘘自己是大官，可守村里的“龙头”，村民守住村“龙尾”就行。

——单位监管不到位，职能部门纵容。

云南省纪委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主任李江波说，罗廷才案件之所以发生，除了他自身理想信念丧失，也有单位监管不到位，职能部门的纵容。“案发前，不乏领导干部前往云海